



“第一次主演奇幻古装剧非常过瘾，打戏不是拳拳到肉，而是魔法攻击。”这是龚俊拍摄《狐妖小红娘月红篇》的感受，他在剧中饰演东方月初，需要演绎出角色的成长轨迹——从活泼可爱到成熟稳重，从情窦初开到忠贞不渝。

《狐妖小红娘月红篇》正在爱奇艺热播。剧中，东方家后人东方月初与狐族大当家涂山红红（杨幂饰）携手完成人妖结缘任务，并在此过程中成长为一气盟盟主，守护人妖两族的和平。

近日，龚俊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，接到东方月初这个角色时第一反应是“太好了”：“东方月初很有魅力，既天真烂漫，又饱含深情，身上有多面的性格特质值得深挖。”

在奇幻古装剧《狐妖小红娘月红篇》中演绎突破性格的角色

龚俊：曾担心把握不好可爱“浓度”

让角色在自己身上“活”一次

从青春剧《指尖少年》，到都市剧《从结婚开始恋爱》《我要逆风去》，再到古装剧《安乐传》《狐妖小红娘月红篇》，自出道以来，龚俊主演的作品涵盖了多个领域。

龚俊在去年播出的《我要逆风去》扮演投资人徐斯，在商场上杀伐果断，今年就“穿越”到古装奇幻领域，扮演东方月初，与涂山红红跨界相爱。对于如何把握现代和古代两种类型剧的差别，龚俊的感悟是：

“古装剧考验演员的想象力和信念感，必须自然地代入角色的情绪，肢体动作才是有感染力的，而不是僵硬的；而都市剧则需要演出现实感，塑造角色的生活气息，把真实生活中的细节体现在角色身上。不管是古装剧还是都市剧，我都希望能体验不同角色带来的不同生活经历，让角色在自己身上‘活’一次，那就足够了。”

《狐妖小红娘月红篇》是龚俊主

演的第一部奇幻古装剧，他演得非常过瘾：“打戏从拳拳到肉变成了魔法攻击，这部剧的故事背景和世界观也非常庞大，需要打开自己的想象力，才能带领观众进入绚丽浪漫的世界。”

相较于其他古偶仙侠剧，龚俊认为这部剧的新颖之处在于，表达了人族和妖族打破藩篱、结成情缘的主题；东方月初在爱和成长中冲破边界，不被外界干扰。

恩情、爱情、亲情交织

剧中，东方月初幼时经历父母双亡后，被涂山红红收养在涂山长大成人，其间，他一直在找寻凶手东方家大弟子金人凤的下落，为父母报仇雪恨，这是血浓于水的亲情；而他对涂山红红的感情，则包含了恩情、爱情，乃至如姐姐般的亲情。表达东方月初内心交织多种的情

感，对龚俊来说是一个挑战，“我需要在表演中要消化各种感情上的变化，这个过程并不简单，但也从中学到了很多。”

在与金人凤和妖尊石姬的对决中，东方月初献祭自己的“心头血”，以寿命换取灵元稳定，才保住了涂山红红的性命。这几场戏都令龚俊深受触

动，“东方月初愿意为身边的人无条件地付出自己的所有，非常感人”。

对于这段跨越族界和代际的结缘，龚俊以“养成系男友”形容东方月初：“两人的关系并不像传统的姐弟恋，东方月初儿时就被妖仙姐姐救回涂山，从此两个人就产生了羁绊，这种关系很独特。”

性格内敛也要努力活泼

“东方月初的人设非常可爱，跟我以往演绎过的角色差别很大，因此压力不小，但压力也是动力的来源。”《醉玲珑番外之玲珑醉梦》中自由不羁的元澈、《安乐传》中内敛隐忍的韩烨……以往龚俊饰演的古代角色鲜有可爱风格，“东方月初在涂山上广交朋友、研究鸡的各种煮法，简直就是一个‘快乐小狗’，特别活泼开朗，而我本身是性格内敛的人，拍摄前很担心把握不好活泼的度，体现不出他的魅力。”

龚俊在片场也经常与导演沟通如何把东方月初演绎得更加灵动：“比如，东方月初在涂山有一个拿着扫帚露脑袋的镜头，扫帚就是现场临时加上的道具。我觉得这些小细

节可以增加东方月初的‘可爱度’。”

看到成片后的龚俊表示：“加了特效后，效果超出预期，东方月初出大招的时候还蛮帅的！从他身上也汲取了很多‘可爱’能量，希望以后可以尝试更有喜感的角色。”

在龚俊看来，东方月初内心强大，虽然身世坎坷，但一直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，不管是挚爱还是苍生，只要是他认定了的，就会为此奉上一切。

对于未来更倾向主演哪种类型剧，龚俊表示：“主要看剧本和题材，希望能发掘自己身上更多的可能性，不论什么类型，只要剧本有吸引力，我都愿意出演。”

（据《羊城晚报》詹锡伟）



龚俊（左）与杨幂

浓浓北疆意 曲“盅”传真情

——回味舞蹈《曲盅人》

●袁之涛



在内蒙古近年来的舞台上，活跃着这样一支舞蹈，它用流动的步伐、优雅的姿态，传递出浓郁的北疆情怀，让人百看不厌，无论欣赏过多少回，都会给人意犹未尽的感觉，每次演出也总会引来观众们的掌声不断。这便是由青年舞蹈编导贾国柱创作的《曲盅人》。

这支舞蹈，自创排以来，先后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；第十三届全国舞蹈展演优秀节目；入围2022年全国民族民间舞创作作品汇演，荣获自治区级、市级各类奖项共7个。成功的背后，不光是演员们精彩的演绎，还有编导在创排舞蹈时，为其所赋予的深厚文化内涵和超前的审美理念。

舞台是一张白纸，如何在台上绘出一幅优美的画面是对编导的考验。就《曲盅人》来说，它的呈现应该是一幅意境深远的泼墨山水，以大写意的手法，在行云流水般的笔触中，描绘出北疆文化所蕴含的浓厚情感。演员们在舞台上舞动瞬间，便有一丝灵动自指间的酒盅里飘逸而出，在温婉与细腻的交织中，演绎出只有身在草原时才能感受到的豁达与浪漫。这样的情感在纤柔中不失含蓄，在绮丽中不失典雅，似要举起一杯醇厚的美酒邀请观者共饮，身形虽未至，酒意已扑鼻。

中国传统美学认为，审美活动就是要在物理世界之外建构一个意象世界，即所谓于天地之外，别构一种灵奇。而对“意象”最基础的要求是“情”与“景”的欣合和畅、一气流通。在这一点上，传统的创作者多喜欢借景抒情，以景绘情，对自己的内心进行表达。然而舞蹈《曲盅人》创作恰恰采用逆向思维的方式，将这样一种传统方式打破，用以情绘景、由情生景的方式，引导观众直接走入到舞者们的内心深处。这样的艺术张力，给予了观众无限的想象，让舞蹈艺术的呈现突破了舞台审美的空间束缚，从而给观众以“夜空初看无明月，不觉月华已照人”的思维享受，做到了“台上无星辰，满目皆璀璨”的艺术追求。

好的艺术作品要展现出时代的人文思潮和精神风貌，这就需要每一位创作者在保留传统的同时，做到与时俱进。《曲盅人》以内蒙古传统盅子舞为基础，将原本欢快的情绪进行柔和，将热烈的氛围进行洗炼，在这样的变化中，对内蒙古传统舞蹈的创新性发展进行探索。用不同的视角，展现出“北疆文化”的独特内涵，为“北疆文化”品牌的打造贡献出一份与众不同的力量。希望这部作品能够收获更大的艺术成就，在更高的舞台上，展现出祖国北疆的亮丽多彩。